

专题

◀ (上接 3 版)

了。阿姨打开电风扇，想给姑娘们吹吹风，不想按键压下去，风却没出来。阿姨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一旁她四岁的小孙女却开心地叫了起来：“没电了。”提问、回答，访问顺利地进行着，不知何时起清风拂面而过——电来了。

下午璐嘉和崎澪要上门的那户人家住在山顶。于是，分手前唐玲特意多留了些干粮给她们，毕竟不知要搞到几点才可以收工下山。临出门，玲玲又丢下了那句暖心的“我会来接你们的”。

“既然当了督导，很多时候就得硬着头皮往上上。”这话从一个 20 岁的女学生口中讲出来，眼前的温婉中瞬间写满了“95 后”的倔强。

刘梦雅是个爱笑的姑娘，第一次遭遇拒访，她的笑还挂在嘴角；第二次被拒之门外，她笑靥不改；第三次叩响门环，受访者看到的依旧是梦雅笑眯眯的眼，于是，这一次终于把梦雅和她的拍档迎进了门。访问从晚上六点半开始，聊着聊着天就黑了，继续聊啊聊啊，雷声就响起来了。眼看就要十点了，访问终于结束了。见督导玲玲姐正站在受访户家门口，来接自己回“家”了，梦雅笑得更甜了。

午后的太阳并不怜惜那些脸早已通红的姑娘。迂迂回回、曲曲折折，一路上唐玲紧盯着微信共享位置的变化，终于在公路边的一户人家大门口找到赵启南和刘梦雅。两个丫头索性席地而坐，手机壳就扔在地上，“手机滚烫，好吓人啊，我们这是帮它散热呢！”原来，她们身后的这户人家就

是下午的访问对象。只是大中午的，见人家门窗紧闭，两个姑娘也不敢上前敲门，担心扰了人家午睡。2 点钟，唐玲敲门，却无人应。几通电话打出去，又是一个拒访的故事。不过回味起中午在前一个受访姐姐家里吃的拌凉粉，梦雅又呵呵地笑了起来：“好吃！”

讲起这一天的遭遇，启南和梦雅脸上写满了传奇。原来她俩早上入户的路上，邂逅了两只拦路狗。双方对峙许久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于是，只好老办法——电话玲玲姐。玲玲姐哪里敢怠慢，赶紧求助村主任。很快，一位叔叔就赶来了，帮两个姑娘解了围。

白清源是个高高壮壮的东北小伙，他的拍档税玉玲就是个传说中小辣椒般的川妹子。主访清源负责采访户主吴爷爷，陪访玉玲则有些问题要问吴奶奶。可是奶奶一早出门去赶场，然后就没了音讯，爷爷偏偏记不得老伴的手机号码。于是，唐玲又适时出场了。她问村主任要来大队长的电话，再问大队长要来其爱人的电话。兜兜转转，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正在逛庙会的吴奶奶的声音。

分组前，重庆姑娘唐玲一直在关注昆明的气温：“能去云南就好了，那里很舒服的。”不想，她却被安排在了川内，“开始有点不甘心，不过仔细一想也能接受，毕竟有语言上的优势，访问要方便很多”。然而，事实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前些日子，崎澪采访了一个 80 多岁的老奶奶。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，崎澪想不到自己竟然吃不准奶奶的四川话，奶奶也听不懂崎澪的四川话。于是，只好请来住在奶奶隔壁的阿姨做翻译。如此



第 67 组在质控实验室实时数据投影前的合影

一来二去，一聊就是 5 个钟头。

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 78 组——“你们把钱留着，给我打电话。”

成都的暑热就像口中的辣子，够劲，也够爽！相比之下，上海的夏天就显得闷了许多。公布分组前，马双双的小心脏一个劲儿地噗噗乱跳，前面的两组都被派去了甘肃，“78 组上海”的讯息传来，双双心中竟生出了小小的窃喜。马姑娘喜从何处来？答案就在于夏日里长三角地区空气中浸漫的水气，“对皮肤好”！

这个夏天在上海，马玥说她人生第一次找到了扎心的感觉。为了挽回拒访的哥哥，倔强的姑娘竟然洋洋洒洒，编辑了一条 800 字的短信，把心里

的话都写了出来。没想到哥哥的回复简单、更冰冷，真真给了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大学生当头一棒。

短信不管用，留言条也并非总是有效的。黄兴霖的一张留言条就曾被受访者交给了楼下保安大叔，并请大叔转达“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”。说起这事，福建小伙子摇摇头，依旧是一脸的无奈。

大调查的第十天，黄兴霖早已掌握了如何判断一个拒访户有没有争取希望的技巧——蹲守过程中，如果发现一户人家的猫眼原本是暗的，后来亮了，上前敲门，如果猫眼忽地又暗了，就说明“没戏”。

外面的人看上海，看到的常常是浦江两岸林立的高楼大厦、入夜后街头不息的人流与车流，却感受不到淹没于其中的每一个生命的呼吸与脉动。调查员有机会仔细端详这座城市的一颦一笑，走近生活在这

里的人们的柴米油盐。

1990 年 12 月 19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。从此，“股市”、“股票”、“炒股”便在这座摩登都市悄然兴起，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，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大概只有在影视作品当中才能寻到。谁能想到，就在这个夏天，上海的弄堂里，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阿姨竟给几个来自四川的大学生讲起了当年弄潮股市的风光。不是吹牛，他们地地道道是建国后的第一批股民。

访问中，赵倩问阿姨股市里有资金多少，因为家里还有其他客人，阿姨不方便露出“家底”，就在调查员的平板电脑上敲出了数字。阿姨对于数字特别敏感，至今依旧准确地记得当年购入的第一支股票的价格“18.12 元”。说起来，赵倩对于阿姨的精明能干心服口

(下转 5 版) ➡

“请每个人都记住我的电话号码！”



总班主任房彦兵为调查员送行。

房彦兵是历届大调查的总班主任。多年来，他始终恪守“目送学生远去，守候访员归来”的本分。为年轻的调查员送行，房彦兵的千叮万嘱永远以那句“请每个人都记住我的电话号码”结尾。此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，他都会如约守在“家金”总部，手机从不关机。

2009 年房彦兵拜在甘犁老师门下，成为了甘老师的金融学博士生。于是，他见证并参与了“大调查”策划、筹备到执行的全部故事。“那个时候，我跟着甘老师，一间大教室、一间大教室地

去做宣讲，甘老师在台上演讲，动员学生参与，我就负责在后面收集报名表。事实上，连报名表都是我和甘老师自己设计的。”

时间跑起来飞快，转眼间七八年的光阴就溜掉了。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挑战，中途有人退却了。“仅靠青涩的大学生，真能从受访者口中拿到真实的家庭金融数据吗？”

甘犁没有动摇，房彦兵就跟着不会动摇。

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，平均海拔在 4200 米以上，比拉萨

还要高。到底能不能派学生进去呢？房彦兵第一个走进了玉树，因为“学生的安全比天大”，唯有这样找到的答案他才敢信。

西北汉子做的永远比说的多，大调查的日子里房彦兵心中装着的都是远方调查员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：四川调查员到了内蒙古会不会遭遇水土不服？东北孩子会不会受不了玉树地区的高原反应？云南娃娃会不会耐不住上海的“桑拿天”？河北学生会不会吃不来湖南的辣子？

提出问题是找到答案。

“首先把受访区域按照海拔、经度、纬度分区，然后遵照调查员的生源地，进行调查员和样本区域的大区配置和梯度配置。”简单地说，就是尽可能把访员送到他们熟悉的气候、语言、饮食环境当中去。如此，既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学生适应环境的风险，同时也有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。

2013 年，房彦兵学成远走，执教宁夏大学数学计算机学院。然而，每每到了大调查的季节，他依旧会如约守在“家金”总部，一个半月的时间里，手机从不关机……